

團結一隻鬼，樹枝兩隻鳥

前言：

77年九月工會成立後，三個組工會的記者被開除時，工會匆匆發動野貓罷工。新進員工的我跑回新聞校對組，卻根本拉不動任何人參與，我氣極，先罵同單位的校對們再轉到校對中心主任辦公室咆哮一陣，反工會的主任孫大可卻不在，再回發報廣場和工會幹部會報單位狀況。韓光宜、豬公、香香等已發現罷工不成，局勢轉成如何保住少數參與罷工的人不被算帳：先在白報紙上簽名，表示參與了罷工；再各自回單位上班。回到人員來去、忙碌的新校組，面對剛剛被我罵過的校對們，好尷尬。校對長徐志勇裝沒看見、我的組長棍子（余一正）沒說話、丟了幾張稿子給我看；同組老校對周遂東小聲說：「快坐下來看稿，你之前的稿子我們都幫你看了。」過一陣子，再安慰我：「有時候，就是沒辦法…。」

怠工失敗，沒保住被開除的人，工會陷於停擺。這讓我開始想，什麼叫做「團結」、如何團結？沒認識、也無方法。在工會停擺的那段時間，在上班空暇時，我查了全部的中文字典：對「團結」不是過去的地方團練、便是循環定義，有說跟沒說一般，反映了編字典的文人的經驗與腦袋，也反映著現況。一查英文字典（Pocket Oxford），倒是稍有描述性的定義：Solidarity：unity or agreement of feeling or action, esp.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 common interest; mutual dependence.（團結：在有著共同利益的諸多個人間，達成情感或行動的結合與一致；相互依持）從共同利益要到一致行動，那真是複雜的很。

中時工會的發起來自白領記者，空從理念出發；遇到利害衝突，多數退卻。

以行動擔此重擔的是藍領工人。夏林清曾經以工會的「門神」來形容早中期、還未離職的勇伯（查振勇、行政雜務）與老扁（于和明、廣告貼版）。是學歷不高的勇伯的第二個家、VHS影帶的儲藏與出借所、學習勞安知識、照相、寫稿、幫女會務的好所在；是民進黨創黨黨員外省老扁的洗衣與洗澡間、磕牙吹牛及飲酒場，工會不是只屬於工會幹部的辦公室，工會是會員的「交誼廳」。後期的工會門神，就屬洪鍊賢與阿忠伯（張敬忠，新聞校對）。

這些人是工會的血肉，不讓模糊、要被看見。

就寫洪鍊賢。

洪仔是個矢志不平的人，自行其是、人緣不佳、對家庭有愧，也自覺當工會理事不及格。46年次，父輩的八二三炮戰時洪仔才一歲，沒經歷戰亂。在一個摸得著上昇機會的年代，他的機會與預期卻被時報的諸多「不合理」阻斷，而不斷的下滑。即便如此，他還是領到了勞基法的舊制

退休金與勞保的死亡給付。25年，就這家公司、這份工作，年輕下代恐無此穩定的工作機會。為自殺的哥哥扛債是人生最重的意外，倒也撐過來了。

94年底離開時報後到過世前，都還親自到工會為「工興」下標、校對、貼版。不知他竟是一篇篇記下他在工興的投書、筆名、標題、出版期數與日期，計152篇，他認為這是唯有得以流傳之物，希望家人朋友能記得他。

追溯洪仔和工會的淵源，洪鍊賢是第三屆、五屆、六屆工會理事。在第六屆2003年間重談起工會發起階段的鬥爭的時候，因為眾多工會創會元老說起那頁風光史一個比個英勇，冷落一旁的洪仔也會按捺不住失落，越發要強調自己是工會籌備時，新聞檢排廠的怠工也有參與也被打壓，但是總引起先輩的「打槍」。但被老鄭問到工會籌備期幾個重要的場景他在不在時，他一臉茫然。他在工會籌備期的怠工是支持工會的。不過他與工會的進一步關係，確定是從工興的投稿開始。在這麼多年後會強調自己在創會期間參加怠工，也反映他在工會後期投入並且堅持和資方不屈抗爭的路線。還有，因為參加怠工變成主管眼中的黑五類，就此與晉升無望有關吧。

校對之友

中國時報地處大理街，餐飲小吃四處，提供了男性藍領工人許多的公共場域。77年我與香香在西園路橋下「阿三仔」小吃喝酒談工會事，洪識得香香，過來敬酒加入，是我初識洪鍊賢的人。



新聞校對中心工作情形。



這是新聞檢排廠寫研組工作的地方，窗戶外的另一棟大樓就是新聞校對中心。

至於他的名字，我早就認識。因為新聞打字員有三個人是神打，幾乎不會有錯字，洪是三人之一。我愛喝茶，經常在日間校對加班，加班費拿來買茶，加完班就與搭檔胡建民趕時間到貴陽品茶館。如果最後幾篇稿子是出自洪鍊賢的手，我們就直接簽名、沒經校對就交差走人喝茶去，還從來沒有出過錯。日間校對主要看副刊的文章，文學性、論述性的稿子多，都是手寫稿，要快速打字還不出錯，真要有點底子。記得同是打字員的殷億鈞（晚週副刊組）曾經評論說：這種人性格就是極斤斤計較，打字員的職責就是快速打字，並不負責錯字，抓錯字的責任在於校對。還真有道理。

後來洪調到晚上新聞打字，與我們新聞校對組是兩棟大樓隔兩重玻璃窗對望，中間有條輸送管，打字稿裝在透明膠筒裡放在真空輸送管「噗」一聲直接傳送到校對組，校對組的兩個分稿員把稿子分別送給校對各組校對組長。

77-78年新校的小溫（溫國穗，新校第一組副組長，第一屆工會理事）、我、胡建民、李曜丞，跟當時校對中心的主任孫大可造反，他是反工會的主管，我們幾個人要求自訂獎懲與升遷辦法，這是校對組史上第一遭，因經驗不足，沒有很成功。我們把那沒有很成功怪罪到孫大可頭上，接著進行煙 法。因為第一組位置靠近主任辦公室、孫大可又不抽煙，我採購了近十把煙斗，每個人一上班都同時點上煙斗，瞬時煙霧迷濛，煙氣逼人。這個策略倒是大大的成功了，孫大可在上班時間內幾乎不太進辦公室。（後來我們周處除三害，爭取到足可媲美機場的吸煙室，不在校對組公開吸煙，有些大煙槍因此對我有些微言。）

進一步再佔穩地盤：在上班時間買了酒菜，就公然擺開了，全員分吃。集資買了一個小冰箱，裡面有各式酒類，要喝者投錢自取，錢居然沒短少過。接著買盆栽、公告欄、辦起舞會，好不熱鬧。我被校對長余志勇叫到跟前，他說：「你們這樣子太不像樣…」，我準備承認太超過時，他又說：「那麼你們以後吃喝搬到小房間裡去」，我馬上猛點頭。於是時報各單位好漢聞香報到，洪鍊賢就是在此時經常跑來吃吃喝喝者之一，成為校對之友—校對組駐新聞打字組專員，經常幫校對抓沒校出的錯字。

這種自治現象，在管理學上不知道如何評價？但77-79那幾年，新聞校對組的工作效率奇



圖說：洪鍊賢和小寡婦-桂芳姐、陳文賢在小吃店的合影。

佳，感情特好，相互幫忙，不僅上班吃喝，還不定期輪流到各人家中聚餐，我記得還與周遂東趕大早到環南市場採買過兩紙箱螃蟹。想賣牛肉麵的棍子大夥還幫忙出點子一起實地踩點評估。

是洪鍊賢在新聞打字組裡因為有切身利害的計較，或是他自視過高（藝專肄業）喜歡與學歷較佳的校對為伍、還是新校組的這種氛圍吸引了他？應該都有。加上每星期總有個二、三天，6-7個人下班後流連忘返（有時人數達10多人），這裡面總有洪鍊賢，大家多跑到環河南路「小寡婦」桂芳處邊吃喝邊談工會邊打屁，不到凌晨一、二點不回家。

77-79年初，在吃喝中，主要推動談工會事務的，是我與李曜丞（這小子81-82年左右到聯合報當地方記者）。小溫雖是工會理事，但脾氣暴躁，常提出大家做不到的激進手法，很難對話。洪鍊賢那時還只是來喝酒，湊合著出聲打抱不平。

阮是讀冊人—白面的洪鬼

工會77年在保不住創會的三位記者後，便已內傷嚴重，會務停擺，只剩工興斷斷續續出刊撐個場面，現在幹部又鬧開了，更慘。秘書王芳萍、總幹事香香則是天天審度情勢與動力，想把我與李曜丞設計進入工會刊物編務中，這我是很清楚的「自願入彀」。

78年11月工興第四期出刊，負責編務的是甘冠智（晚周副刊，第一屆工會理事）與小溫。小溫用「飛卿」為名，沒經大家討論，就寫了一篇文章批遍新聞校對組上上下下所有人，雖然用意想拉抬我們這批新進的校對，但引發相當反彈，「飛卿」當然姓溫，大家都知道是他的手筆，反彈的聲音是有道理的，我也跟他槓了幾次。甘冠智感受了會員壓力、與小溫吵得不歡而散，統統辭去工興編務。根據老甘的說法，這是他第N次跟工興分手，後來重新再組的時候他才又回來。

79年初編輯委員會改組，全部由會員義務組成。編輯，我找了林正智、林金塗（都從新聞校對經編輯訓後轉任晚報編輯，林金塗初期則不太出現）；寫稿，是我、李曜丞、孫邦盛負責。這些人與工會的關係都沒我深，而且不能全由校對組包了，怕工會的常務們不放心，於是找了小丁進來做美編、老扁負責貼版兼寫評論，他們算是檢排廠的工興成員。79年1月的第五期起，工興一期一期的得到會員的掌聲，本來是廣發全體員工，後來做到期期令人期待，於是改變政策，只發給會員，引得編輯部的非會員還曾掏腰包要購閱。

新改組的編委會，不是由工會理事會主導，我們也決定要有自主性，認為會員最大而不是工會幹部最大，所以在議題上與工會幹部不必同調，甚至還批評工會。等到工興成了會員的期待時，回過頭來準備以罷工為籌碼，大約是80年初，編委會與第一屆工會幹部談判，要求他們必須回工會認真處理會務，不能以為只要工興出刊了，便能向會員交待了事。談判的地點在仁愛路上鄭村棋的五樓頂工作室，常務理事會派出好好先生海怪（遲海冠），編委會則是我、李曜丞、孫邦盛、加上秘書王芳萍、郭明珠、總幹事香香、與顧問鄭村棋。我除了重申會員最大的原則之外，好像還特別聲明編委會對工會的相對關係與自主性。本來只希望工會幹部能回籠運作會務即

可，但海怪在那天提出要給編委會車馬費、稿費、印製費之類的想法，鄭村棋建議編委會該拿那筆錢，最後決定接受，成為編委會後來自主運作時的經費。我記得那時很多編委都把稿費捐給「台灣工運」。

79-80年左右，工會交誼廳在世豐大樓一樓最末端、正對著大理街時報，工興貼版時很熱鬧：經常會到的工會幹部主要是老甘、後來加入常務監事廖朝松（印刷廠）、貼版師傅吳宗慶總是帶來酒菜（廣告檢排會員、後來調到台中廠發報組，是豬公、老扁的好友）…。79年開始，工會加入不少生力軍：應心系的研究生趙喬、陳錫民、幹事郭明珠、再晚一點還有工商編輯部的美編陳建廷、插畫的儒林…工興的陣容逐步增加。

這段歷史，常被芳萍、香香正面的形容為工會由死而復活的故事。第一屆結尾要改選時，豬公力主要打一個金牌、並把工興精裝成冊，除了工會理監事、會務人員之外，只給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已經失聯了）和編委會委員，可見編委會成員受到的肯定。但是編委會和理事會，像是拿筆的與穿草鞋的權力關係，時有著緊張與不滿，也有相輔相成。

洪鍊賢在這時還沒怎麼出現，只是天天與校對組的楊水木、孫邦盛喝在一起。79年初之前，我住在士林，每天騎機車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小寡婦」，為了喘口氣，吃喝一頓，炒飯、蛋花湯加上「調仔」（維士比加米酒），才95元，是經濟實惠的選擇。我找編委時完全沒考慮到他，可見他與工會還是有段距離。出了幾期工興，覺得工興文章太多是編委包辦、而缺乏會員的真正心聲，我才多次邊喝酒邊向洪鍊賢邀稿。79年4月第8期工興他投了第一篇稿子，用的是本名。但是孫邦盛一直吐槽洪仔的稿費是老婆老孟代領。

那時的洪仔，已經開始自稱「鬼」。大約是每當下班前，他便在對面棟的玻璃窗跳動比畫著，約我們到「小寡婦」。每次楊水木到了，便問他比什麼？他笑答說「大」，楊水木卻說那是「太」，彼此笑謔著。有次他說是「人」，楊水木便說是「鬼」，他們倆對「鬼」字特別心有同感。

楊水木原是時報宜蘭地方記者，還曾辦過地方報，不知闖了什麼禍，時報要他離職卻不明說，以公告把他調到台北當校對，對他是奇恥大辱，每天飲酒自虐。他有個小老婆在台北、又生了孩子，逼不得已勉強就任，在華江橋下租間小套房，陰陰暗暗，隔壁有許多是「查某間」，彼此不相聞問。他怪點子特多，常突發奇想，79年余紀忠的秘書劉鑑清取代孫大可當校對中心協理，楊水木曾經趁他上廁所時，關 潑水，惹得我們大笑，非常寶。他也常指導我工會應如何如何，白領的資態很高，我就頂他：「加入會員提案啦」。他熱心工會，但總不加入會員，像是在絕望中空留一絲幻想，幻想余老闆那天突然記得他、再給他機會回去當記者。

謫仙之感，洪鍊賢因自身因工作而沒讀完藝專，結訓第四名、卻被第五名的取代到美洲中時的經驗，與他最契合，開始彼此相互稱「鬼」。78年6月康寧祥的首都創刊，楊水木爭取到成為記者，衣著從邋邋轉成每天身西裝筆挺，不過當記者後可不能準時回中時校對組，大家都希望楊水木能一展長才，合作把他的稿子吃了下來。那時期，水木雖然每天趕上班而氣喘噓噓、汗流不已，但卻是他最有生氣的一個月。他後來體力心力真的都扛不住了，也弄丟了記者的工作，每天

喝得更兇猛。有次喝倒了，我送他到西園醫院，扛他上廁所，他猛力、生氣的撥開我的手，自力如廁，他要保有最低限度的人的尊嚴。洪鍊賢、孫邦盛等那時真是天天伴著他，勸他不要只喝酒不吃飯，進一步逼他至少吃一小碗飯。還常常帶便當餵他。

80年左右吧，楊水木死時是校對組的李榮照帶便當給他時發現的，全部後事由小溫、我、李榮照、李曜丞、孫邦盛、洪鍊賢、胡建民，找了在板橋殯儀館的孟俊良（校對組長）為他辦理。公祭前一晚，我們聚在水木的棺材旁喝到天亮。

洪鍊賢對楊水木的死是非常有感覺的，「小寡婦」桂芳就幾次對我說，「洪仔很失志，跟楊水木很像」。水木死後，他開始自稱「洪鬼」，工興的投書筆名也從「不平」，轉而為「洪鬼」、「洪魁」。他每一年都會在喝酒時問我：「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今天是水木第幾年忌日你忘了嗎，我不會忘記，我清清楚楚記得。水木仔是我的好友、咱的好友。」後來用了「白面」的筆名，指的是「書生」，從風光的寫研、轉為改樣、貼版、再調周邊（他自稱那是小學生都會做的工作），92年前後被迫調到高雄發報，更加深他的不平。後期與他最親的阿忠伯總是替他說出：「阮是讀冊人，那A逼阮來做這種粗工。」

撒嬌的男人加入編委會

洪鬼好強。只要你與他稍微熟一點、關係近一點，便有機會看到他後背被捅一刀的疤痕，那是他高中時留下來的，差點要了他的命。他總是以這個疤來表示他是好勇鬥狠的。不過我覺得他不是這種人。

他是個保守的人。在那個年代，報社多少人玩股票，洪鬼雖精於數字，但就是不買股票，也不投資。這也顯現在他沒有交通工具上，他完全是騎「步輪」的，生活的圈子，就在萬華四周。這並不是說他不想有交通工具，而是因為騎機車出過車禍。他不想冒風險。妹妹春櫻拿他媽媽的話說他是「一文錢打廿四個結」，精於計算，花錢上絕不吃虧。吃飯喝酒，付錢方式說明了，他不會賴，沒說清楚就拖著。他這個性格，注定他人生的希望就只能指望時報的工作，偏偏這個指望沒了。

工會進入第二屆，因為自動化的速度加速，裁員的壓力增大。但那時工會尚有力量抵擋，在81年7月大會的怠工決議，逼余建新公開表示「絕不裁員」，並與工會共同協商有關調動與獎懲的辦法。

79年起他投稿工興後，已經是工興的固定寫手。那時我想拉他進工興編委會，跟他說過幾次，但他一直拖著。我現在回想，他當時應該對時報還有那麼一絲絲期待吧，還是抗拒工會有紀律的生活？

工會的第一屆主力是廣告廠與新聞廠為主，但在常務監事廖朝松的動力下，工會也藉著勞安議題深入印刷廠，第二屆，印刷廠成為工會的主力，我便比較常與印刷、發報的會員相處，比較



洪仔不說話的時候酷酷的，不熟的人甚至會覺得他兇兇的，可是老婆和好友都知道，他有時候會撒嬌，希望別人在意他。圖為洪仔和工會好友羅仕榮參加前工會祕書芳萍代表日日春選舉晚會的留影，拍攝者是前工會祕書郭明珠，洪仔把照片保存在書桌抽屜內。

沒時間陪洪鍊賢。

我再次向他提加入編委的事，那時大約在工會的第二屆中尾段，我考上清華歷史所，天天趕到新竹上課，回台北又要上班，沒力氣再陪他。但他就是不肯清楚的答應。

有天他找我喝酒，我說到我板橋的家中喝吧。邊喝他邊翻著「工興」第一本限量的精裝合訂本，酒噴到那合訂本上，他用手把它擦乾淨，他一翻再翻、一看再看。我看他那麼喜歡，便跟他說：「你加入編委，這本就送你。」他撒嬌的嘟著嘴，還是沒有清楚的答應。不過回家時，他把合訂本帶回去了。隔不久他加入了編委。

他撒嬌的例子很多。忘了在第幾屆，有一次我認為他所寫的稿子的論點不妥，對工會不利，我把那稿子撤了。他對我非常不高興，搞到最後，請出顧問鄭村棋出面處理。

老鄭問：「他對你的稿子的說法有沒有道理？」洪鍊賢點了點頭。

又問：「那你有沒有被他說服？」洪又勉強點了點頭。

老鄭又說：「那我要處理什麼？你們之間沒有問題要處理啊。」

洪說：「那我還是不爽啊！」

老鄭問我：「對他的不爽，你怎麼處理？」

我大喊冤枉：「你還不爽，那天已經請你喝酒，已經喝到爽了不是嗎？」

大家、包括洪鍊賢自己都笑出來。

不合格的理事、沒有被收買的傢伙

83年工會進入第三屆，那是壓力沈重的一屆。洪鍊賢在這屆當了理事，應該跟他的工作危機有關。如他所自覺的，他不是個合格的理事，初期，開會時總是只顧把自己的想法說完，不懂得對話，也無法說服彼此，又不能翻臉撕破臉，就離席到隔壁休息室，打開電視，邊看邊喝酒，引得眾人厭。就如同寫稿一樣，只寫自己喜歡的。雖然後期有努力學習溝通，但是洪仔真的比較不會表達，常常說不過別人；後期寫稿也會克盡職責的完成理事會交付的稿子。

第三屆出了許多事，包括鼻咽癌案、理事皮建輝升官案、抗議廣告部砍獎金案、摘去南寶山常務理事案，把甘冠智、張巧萍這兩位常務理事搞得疲憊不堪。我當時雖然不是幹部，但是以編委會委員、小組長聯席會主席的身份介入許多案子，尤其是老皮升官案更直接與全部理監事對幹，得罪了許多人。

83年到85年的第三屆，我最有感覺的，就是資方對工會幹部的收買，老皮的升官案就是最好的指標。我確實是處處感到收買的味道，非常焦慮，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於是就把怨氣丟到第三屆幹部身上。

生產處的副總張兆洛與總管理處副總、職福會主委的孫思照是那時的權力核心，許多人就貼了過去。

廣告校對組的幾個頭人一廣校同仁自己幫他們取了「吹牛皮」（崔盛國、劉署雁、皮建輝，都曾經在工會扮演過角色、後來也都升官）的外號——是經常在下班後與張兆洛接觸的。廣告校對的會員、同仁，大體上是不得不支持這些頭人的，新聞校對組的性格就完全不同。我記得到工會解散後，珠珠告訴我，她找到一個影像：在廣告校對組的牆上，竟然貼著一張「肅靜」，我笑了出來。這種標語在新聞校對是不可能有的。

張兆洛也想把這種模式用到新聞校對組來：想把新聞校對組的理事唐正湘、前常務理事孫邦盛、常務監事張敬忠、和我下班後找去喝酒唱歌。大概是怕碰我的釘子，來接頭的是唐正湘，馬上被我打了回票。後來我對唐正湘非常不友善，跟他這種想向資方貼近的性格有關。

第四屆時，工會要找到像樣的幹部都已經很困難了，到了第五屆是難上加難。我曾經拉廣告校對組的楊忠誠出來選第五屆工會理事，他在離職後才告訴我，我要他選理事、崔盛國也要他選理事，選上後就能經由他得知工會的資訊，他兩邊都不想得罪，很焦慮；幸好，那次選幹部的大會流會了，他剛好脫困。

那時整個藍領的酒攤比較集中在西藏路的「紅鼻子」、雙園街的「三角窗」，這裡有各單位的許多不滿與資訊。尤其是「紅鼻子」，這家店的兩個主人紅鼻子與詹仔，好釣魚、好賭、也好喝，東西便宜又好吃，跟時報的釣魚族、製版廠、發報組、印刷廠等一掛人成了朋友，後來乾脆開了地下室一起賭，記得有時賭瘋了，紅鼻子會對客人說：「要吃自己煮啦」。這店開到清晨，我記得有次史忠勇（製版廠，第一屆理事、四屆、六屆、七屆常務理事）釣了魚把魚帶到「紅鼻子」，煮了魚湯吃，同時幫他們關門，那時大約是早上七點多。

有次我在「紅鼻子」喝酒，竟然有人託我幫他介紹、希望能進入時報。我回他說，我那有那種本事，尤其我是工會幹部，更不可能。但他說，孫邦盛不就介紹了那個人進時報嗎？為了這件事，我還找了老孫質問，老孫支吾其詞，把我惹得很不快。

就在那個時段，校對長蔡秋南有一次突然說要幫我記個功。我很不解也不爽，向他說，我沒有特別表現、也沒特別功績，幹嘛記功？要記功就全組一起記。他是老實人，被我這麼一頂臉都垮下去了，後來公告欄上貼出新校第一組全組組員都記了一支功，但沒有人知道理由何在。

接下去，副校對長李盛有天突然向我說：「你回去時可以看看你的薪水袋，應該有增加什麼，那是張副總認為你的表現沒有得到應有的獎勵，所以幫你加上去的。」我回家一查，被加了八百元的薪。

我認為獎與懲都是同一回事，我很火，跑到工會申訴。結果工會不受理，我更火。就在這個時候，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洪鍊賢。我找他陪我到人事室，向人事室主任陳宗裕抗議，要求取消加薪。陳宗裕楞住了，回應說：「加薪是副總的權力，你加這八百元還算是少的，你看，還有加三千多的…」陳宗裕拿出一份名單，馬上覺得不妥，又收回去了。但我還是看到一、二位熟悉的名字，讓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後來聽到在張兆洛辦公室的行政蕭智元說，張的電腦裡有一個設有加密的檔案夾，裡面專門記錄這等事。

洪鍊賢陪著我到人事室的意義是：資方要收買的名單裡，沒有他。

發配邊疆

我與楊俊華成為工會第四屆的核心，當上工會常務理事。楊俊華對我的要求，就是放下我最在行的筆。他的理由是：你最有能力的筆，最能讓你有成就感，那你就會繼續把力氣放在那裡，而不會把力氣放到其他地方，也讓你失去了生長其他能力的時間與機會。而且，你霸著那個位置，就會讓其他人沒有上那個位置的機會。我覺得有道理，就辭去編委。到了這一屆，編委的主力就以侯明利（工商時報編輯、工會理事）、洪與阿忠伯為主體。侯仔也是新聞校對經編輯訓後轉到工商時報當編輯，為人客氣、在人際關係上很敏感，在總編輯的位置上，很難搞定洪鍊賢與阿忠伯。

到了89年，與資方的交手的速度非常快，而洪鍊賢與忠伯則不斷的要求我寫稿，對我不寫稿很不高興，我則沒有太理會他們。因為他們也看到，工會所面對的裁員壓力是一波一波接連而來，做為常務理事我已經窮於應付這些硬仗，很難有餘力寫稿。工興這些人完全沒有辦法跟上工會的步驟，工會不得不另外找人包下文宣的工作，另外出工會快訊，這也惹得洪鬼與忠伯不高興。

第四屆結束時，工會保工作的努力失敗了，裁員的刀還未砍出來，但我們都知道快了。

因為第四屆時團協的戰役而精力透支，我決定第五屆先退居二線，當監事。

工會的第五屆是大失血，90年6月中南編輯部無預警裁員、接下去大理街的廣告廠、新聞廠優離優退，以前的主力工會幹部、死忠的單位樁角，今天這個人走、明天那個人又去。而且都是人離開了，事後才知道，與工會的關係，好像都不存在了，讓我非常非常難過。

大約在92年初，新聞廠PC組裁撤。這個單位有兩個現任的工會幹部：常務理事徐中元、理事洪鍊賢。單位消失了，工作沒了，但資方就是沒有處理他們兩個人，把這兩個人晾著。他們兩個人用請公假、週休二日的假，沒假可請就刷卡，然後天天沒事幹。這引發其他會員，尤其是被迫要接受優退優離的人的反彈：為什麼工會幹部享有特權？

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集體的事，工會對會員與幹部的去留，必須有清楚的態度與政策。但那時的理事會沒人想去動這件敏感的事，顧問吳永毅二度希望能在理事會上處理，但徐中元反對，不願被公開處理。這件事就這樣停擺著。

我找過洪鍊賢談過幾次，但他非常反彈，那時只要我一走近他談起這件事，他就像一隻受傷的虎一般，馬上張開利牙，嗚嗚的低聲鳴叫。

第六屆我回任當常務理事，認為這是一件必須處理的事，於是在幹部訓練營，請來鄭村棋協助處理這件事。那天，徐中元缺席，而我好說歹說硬是靠著以往的交情把洪鬼架到幹訓營。那天鄭村棋的處理，這裡無法細述。在中時工會，幹部的去留、升遷、獎懲，要依工會的最大利益而公開討論與決定，是工會最根本的原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鄭村棋說的：「這種事情，在台灣也只有中時工會才能做到這麼細，其他工會根本不處理這種事情。但是你們也不過是小有所成，多數大敗。」

不久，張兆洛把徐中元調到民權印刷廠紙架，算是一份較穩靠的工作。之前是他們兩個人一起落難，但只剩下洪鍊賢被晾著。隔了幾個月，張兆洛找他去談，說整個生產部門只剩下高雄廠發報組有個缺，張兆洛宣稱是特意留給他的，問洪鍊賢要不要去。

我心裡很明白，遠調高雄看似照顧事實上是將洪鬼逼離職的意思。那時他差個二、三年才達25年年資可以退休資格。若那時離職，雖然比資遣優惠但是比退休少很多，非常不划算。我勸他接受調職，他一開始很反彈，把矛頭指向徐中元，說徐中元可以到民權，為何他不能到民權廠，不公平。我心想：唉，洪鬼，你不是一路都在承受這種不公平嗎？那麼多的人不也是同在不公平中嗎？經過反覆考慮，他最後接受了，發配邊疆，下高雄。

抗議陳文賢獨裁

洪鬼下高雄時，我知道他的個性恐怕難以和其他人相處，曾向高廠的陳威宜、高嘉狄、還有駱文禮先打聲招呼，請多多照顧。可是從他每次回工會，看到他開始喝起高粱酒，以往他多是喝啤酒的，我就知道他在體力與心力上都承受不了了。

好幾次在高雄廠與會員在地下室開會，他都一個人坐得遠遠、眼窩深陷、幾乎看不著他的眼

珠，叫他過來聚在一起他都不應，他就這麼自顧自的一個人喝著廉價的高粱酒。有次在發報月台，看到其他發報組的同仁輕鬆自在的站在一旁聊天、洪鬼卻是一個人全副武裝、戴著護手套，汗流浹背的跑上跑下，我心裡很難過，心裡有點後悔當初勸他下高雄。

遠調高雄的他如果回台北，多找同為落難的阿忠伯、蕭智元、左克明到雙園街的「金燕子」卡拉OK，一個晚上每個300、500元打發，算經濟型的。剛開始他都和忠伯打電話給我，要我一起去。那時我已經沒有力氣，每邀個三、四次，才去一次，聽聽他們的抱怨。

一年，工會在萬豐樓辦了尾牙。席中，被逼離職的忠伯心情不佳，越喝越多，結果竟然自己一個人跑到隔壁間與陌生人喝了起來，還拿起卡拉OK唱起歌。那些人看來是道上的兄弟，也好像有些是警界人士。忠伯不久後回來，忿忿不平的告訴我，他與隔壁的相罵，說那些人看不起他。話還沒說完，隔壁來了二個兄弟，帶著一瓶高粱，來意不善的來向我敬酒，開始數落說，你們的人到我們那邊怎樣怎樣，要我們過去隔壁比劃比劃。剛好那時有更重要的人進到他們的隔間，這二人必須回去招呼，走前撂了一句話：「你們不要跑。」我看大事不妙，叫雅婷趕快把帳結了，把忠伯和大夥統統帶走，我則留下來善後。大家都散了之後，我環顧四方，啊，怎麼喝到爛醉的洪鬼還在？我叫他快走他不走，說要挺我不能只留我一個人，嘴裡一直說：「我陪你，看他們敢怎樣？要怎樣，來就來啊。」我看隔壁的事情正忙，沒在注意這邊，便帶著洪鬼下樓，溜為上策。洪鬼已經站都站不穩了，把他送回家弄得我精疲力盡。

在第六屆期間，工會常務理事張天強突然申請優惠離職，洪鬼特地到工會問我什麼時候補選常務理事？我心知他很想當，但認為不妥。我算了一下，他當理事，除了週休二日之外，他還以退監會委員、編委會委員的身份請公假，每星期都回台北，已引發高雄發報組同仁的不滿了，如果當上常務理事，那一定是天天待在台北，不回高雄上班，引發的反彈更大。

結果常務理事補選他沒選上，他場臉色就很難看，隔了幾天，他就在工會的白板上寫大字報，記得好像寫著「抗議工會少數人獨裁」之類，針對著我。每次他回台北，就寫一次。我請雅婷和惠偵把它抄下來、或拍個照。後來工會解散，這些資料就找不著了。這段期間，他不斷和我唱反調，爭吵過很多次。

等到我在95年5月1日被強制資遣時，我又看到洪鬼在白板上大字報：

「非法資遣幹部，企圖剷除工會
聲援陳文賢，永遠支持工會。」

樹枝兩隻鳥

94年底，中時晚報停刊要裁減人員的時候，洪鬼的年資滿24年可以比照退休，他離開了時報。後來聽到他計算如果當年不下高雄工作而選擇離職，會損失多少錢時，我心裡才稍微寬了些。

離開時報，他還是經常回工會。他會問工興什麼時貼版，默記在心。在貼版那天他會突然現身工會，看著我在準備貼版工作，在我身旁繞來繞去，要走不走的對我撒嬌：「我要回去了哦」。我總是回他：「哭爸吔，就是要你幫忙，你真屎尿咧。」然後他就高高興興的下去向工會樓下的黃太太雜貨店買酒，再捲起袖子發號施令，幫忙貼版，他就是這樣，要我開口求他。他離職時，工興出到160期，不過後來沒有人力，每一期都拖上好幾個月，他幫我貼到162期。真的如他老婆老孟說的，工興是他除了酒之外的最愛，死而後已。

77年進時報，那個時候好像卡拉OK、唱歌並不風行，直到工會的第三屆，才比較有工會幹部一起去唱歌的印象。到了86年第四屆，幹部們一起去唱歌的記憶就多了起來。

「小寡婦」桂芳姐在86年左右或更早吧，在五股買了房子，與她兩個女兒、爸爸一起搬到五股。我曾經與洪鬼、孫邦盛在過年時去向桂芳和老爹拜年，還發了紅包給桂芳的兩女兒。還曾經與她們一起到「快樂頌」唱過歌，印象最深刻的是，唱完歌後沒多久，「快樂頌」就遭了大火。洪鬼是非常惜情、非常念舊的，對桂芳是念念不忘，總對我說，那天再約出來唱歌。沒想到，我再次連絡桂芳時，卻是告訴她洪鬼的公祭日。那天，桂芳哭糊了臉，事後告訴我：「平常沒事要多連絡，不要一連絡就是這等事。」

洪鬼唱歌時，喜歡搭著人唱。要他自己一個人唱，就唱得里里落落。在第三屆他當理事時，工會有次爭取年終獎金不利，為了紓解會員的不滿，工會幹部到每個單位帶動唱黑手那卡西的「福氣個屁」，打開窗戶，對著余家私人住宅的龍穴唱，以示不滿。平常洪鬼不太會面對會員，但是在這種場合，他的勁兒就大了。後來，在中南編抗爭時，到經發會前，洪鬼與我、黑手一起，也唱這首歌，這段影像倒是留下來了，他真是滿喜歡這首歌的。

我最常與他合唱伍佰的「樹枝孤鳥」，還是二部合聲。有一次在「金燕子」與洪鬼合唱這首歌，工會新任祕書黃惠偵初次跟著幹部到卡拉OK、不能喝酒的她聽得哈哈大笑。洪鬼是很怕孤單、很需要朋友的，絕對不能是「孤鳥」，至少要是「兩隻鳥」。

洪鬼過世後，在2008年底，工會解散。雅婷向我說，一定要向洪鬼報告這件事。我心想，若洪鬼還在世，一定會大力反對工會解散。我猜會有這個對話：

陳：「是不是找不到像樣的幹部啦？」洪點點頭。

陳：「會費要月收一千元，有誰肯交？」洪又點點頭。

陳：「那麼把工會變成花瓶工會嗎？」洪絕對猛力搖頭。

陳：「那麼把工會解散吧！」

洪鬼一定說：「工會要存在，絕對不能解散。我反對。」

洪鬼，不管你反對不反對，工會已經解散了。帶著你再去喝一杯，你還不是照樣爽嘟嘟的，你一定喝到爛醉、又躺、又尿、又叫，要我送你回家，撐著你上四樓家中，然後叫我坐下來，再喝一杯，醉醉卻又清醒的對我說：「陳文賢啊，你是阮仔好友。」